



国际大奖儿童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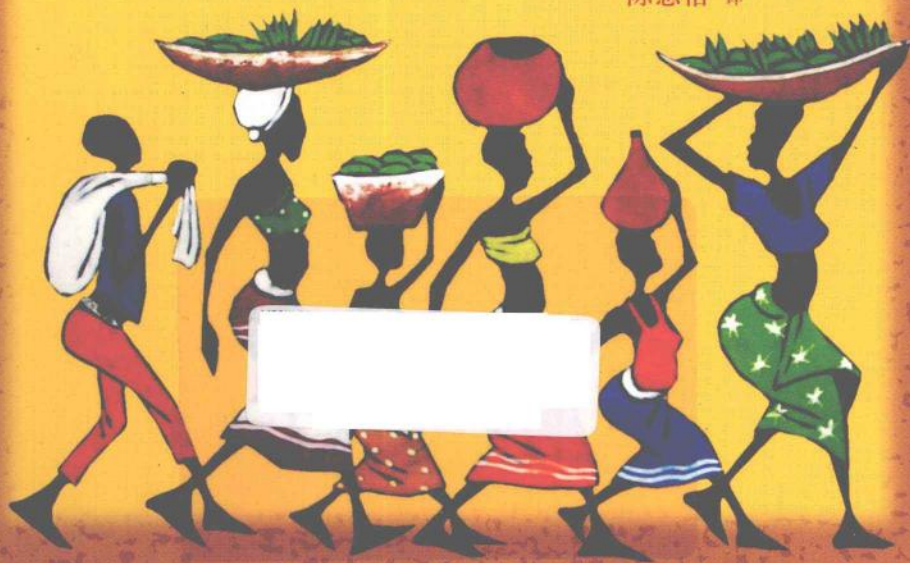
*The Ear,
the Eye and the Arm*

耳朵，眼睛和手臂

Nancy Farmer

[美] 南希·法默 著

陈念怡 译



Winner of the Newbery Medal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作品

山东文艺出版社

*The Ear,
the Eye and the Arm*

耳朵，眼睛和手臂

Nancy Farmer

[美] 南希·法默 著

陈念怡 译

Winner of the Newbery Medal  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作品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耳朵、眼睛和手臂/(美)法默著;陈念怡译.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329-4216-9

I. ①耳… II. ①法… ②陈…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1192 号

图字:15-2013-40

THE EAR, THE EYE AND THE ARM

Copyright © 1994 by Nancy Farm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耳朵、眼睛和手臂

[美]南希·法默 著 陈念怡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8 插页/2
字 数 16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216-9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认识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 (Zimbabwe) 全名为津巴布韦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南部内陆，面积约有三十九点零八万平方公里。居民大多信奉原始宗教。官方语言为英语、修纳语和恩德贝莱语。

维多利亚瀑布、赞比河、赞比西河上游的卡里巴水坝与大坝拦阻河水积蓄而成的卡里巴湖，围成津巴布韦北边的疆界，与赞比亚相邻。东边与莫桑比克相邻，西南为博茨瓦纳，南境则有部分与南非相连，以林波波河为界。

“津巴布韦”绍纳语的意思是“石头城”或“石屋”。津巴布韦有阳光城、花园城、花树城、南部非洲的粮仓之称。又因河中常有鳄鱼出没，因此出产优质鳄鱼皮而闻名全球，也被称为鳄鱼之乡。

津巴布韦是世界上二十个贫穷国家之一，主要以农、渔业维生，出口也以渔获为主，近年来漆树的种植有成长的趋势。观光资源则以野生动物保护区和世界三大瀑布之一的维多利亚瀑布而享誉全球。

津巴布韦首都是哈拉雷 (Harare)，原名索尔兹伯里，是英国殖民者在一八九〇年时建立的贸易集散城市。

津巴布韦是南部非洲重要的文明发源地，有着非洲历史强烈的烙印。在中世纪时代，该地曾有绍纳人 (Shona) 建立的文明，并且遗留不少文化遗迹，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大津巴布韦古城 (也是津巴布韦的命名由来)，以此城为首都的穆胡姆塔巴帝国 (Munhumutapa Empire) 透过与来自印度洋岸的回教商队贸易，公元一一〇〇年前后开始形成中央集权国家。利用当地生产的黄金、象牙与铜矿等重要物资，交换来自波斯湾地区的布料与玻璃等产品，十三世纪卡伦加人建立莫诺莫塔帕王国，十五世纪初王国达到鼎盛时期，成为非洲南部最大的邦国。

绍纳文明的强盛在十九世纪时迈入尾声，一八三七年时，绍纳人被属于祖鲁族的恩德贝莱人 (Ndebele) 征服，而来自英国与南边的波

“你们睡得好吗？”

天泰的弟弟库达坐起来，“如果你睡得好，我当然也一样。”

八哥鸟不理睬这出于礼貌的回答。“马哇尼^①！马哇尼！”它发出尖锐的叫声，并且用力撞笼门。

库达跳下床，放出鸟儿。它拍拍翅膀，飞到桌前，啄了一口昨晚剩下的面包。天泰听到面包屑四处洒落在书上的声音。他拉紧被单，沉浸在轻松愉悦的兴奋感受当中。

机器人管家发出低沉的咕隆声，端着茶，在门里门外穿梭。它进了房间，在桌上放了两杯冒着热气的茶。八哥鸟在被挤到一旁时，发出嘎嘎声。

“早安！”机器人说，“现在是二一九四年九月二日，早上六点十五分。七点要吃早餐。你们最好准时。”

库达吹着热茶，小声嘟哝：“走开！”

机器人临走前回话：“睡过头的人是大猪头！”

天泰把被单扔回床上说：“这句话一定是丽塔设定的。”

“我知道。对了，你要问他吗？”库达的双脚靠着椅子的一端晃动。

“我什么也没答应。”

“胆小鬼！”

天泰不想争辩。库达完全不明白要求父亲有多困难，于是任务就落在哥哥头上。更何况，库达一旦有新点子，根本不可能要他放弃。

“我早上做了一个好笑到不行的梦。”天泰说。

“八哥把你的茶弄翻了！”库达说。天泰抓起毛巾，擦净桌面。之后迅速洗了澡，穿上童子军服。早餐会在七点整开动，分秒不差。

兄弟俩站在饭厅外，这时丽塔来了，她也是一身童子军服。在一百年前，男女童子军分属不同团体，现在已合而为一。这是父亲核准的，因为童子军负责传授多数津巴布韦人尊崇的品德：忠诚、勇敢、勇气，并且崇拜马渥伊神^②。

① 马哇尼 (Mangwanani)，绍纳语，指早安。

② 马渥伊神 (Mwari)，绍纳语，指超自然的神。

有人站在天泰床边，他从未见过那个人。黎明前，天色未亮，天泰看不清楚他的脸孔。在天空的衬托下，只见一个隐约的深蓝色轮廓。那人身上混杂着木烟味、新叶以及远处花朵的花蜜味。他指着天泰，说：“你！”

男孩随即醒过来。黎明的第一道曙光照在花园墙上，而窗边空无一人。“好怪的梦！”天泰心想。他用被子盖住头，努力想记清梦境。但那影像已消失不见，天泰隐隐感觉似乎有大事要发生。他的祖先在猎到大猎物之前，一定也有相同的感受吧。

天泰想像先人躺卧在简陋棚屋里的暖土上，身体因处于险境而颤抖。盾器和标枪搁置在门边，以便随时派上用场。天泰心想，相较之下，他的生活真是全然不同。这时，他舒适地窝在软床上，而且是在津巴布韦最好的一栋房子里。四周是大花园以及装设了探照灯和报警器的外墙。而机械杜宾犬，在回狗窝之前，都会在最后一次巡视草坪时发出吠声。

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它得先突破这屋子的坚固地基，穿越木头地板及厚地毯，接着再从富丽堂皇的楼梯匍匐而上二楼。事实上，天泰竖起耳朵，只听到一点点声响。

没错，他听见了。

他听见机器人园丁正沿着步道修剪草坪。另外，蓝花楹树^①上也传来戴胜鸟^②的叫声，但室内微晶片处理器则跟着播出更动听的鸟鸣精选，声音十分美妙，天泰却有点难过，因为那不是真正的鸟叫声。此时，米勒人^③偷渡进来的八哥鸟^④在笼里骚动不安。“早安，”它说，

① 蓝花楹树 (Jacaranda)，一种会开满茂盛的淡紫色花的巴西树。

② 戴胜鸟 (Hoopoe)，戴胜科，产于欧洲，羽毛鲜艳，冠呈扇形，叫声婉转悦耳。

③ 米勒人 (Mellow)，扮演了传统歌颂者和精神治疗师两种角色。

④ 八哥鸟 (mynah)，北印度语，一种蓝黑相闲的鸟，鸟喙黄色，可训练模仿人说话。

警察总长!”电话响起嘟嘟声,拨通后,父亲和警察总长研拟着计划,盘子上的煎蛋卷冷了。

除非父亲开动,否则大家都别想吃,因为他是大家长。

“这是蜥蜴蛋。”丽塔喃喃自语,拨弄着煎蛋卷。

“别说了。”天泰小声说。

“鸡是从爬虫类演化而来的,我在书上读过。”

“安静!”

“又老又冷的恶心蜥蜴蛋。”

“有什么问题?”父亲从桌子另一头大声问。

“没有!”天泰、丽塔和库达齐声回答。

“食物都很美味,”丽塔补充说,“特别是蛋。”

“我要求太高了吗?”父亲大声说,“当我努力保护几千万人民安全,以免坏人毁灭文明时,我不过是希望早餐桌上保持一点和平与安静,这样的要求太高了吗?”他砰地放下话筒。声音全息记录器哀怨地缩回墙角。

大家安静地吃早餐。天泰脑海中浮现出一幅景象,他父亲命令所有城里的人排好队伍。“你,十下俯卧撑。你,二十下。”他一定会咆哮着检查这排成一行的几千万人民。天泰咬紧下巴,以免笑出来。

“这是什么?”机器人管家在父亲的盘子上放了一片干土司。

“医生说在血压降下来之前,你不能吃奶油。”它说。

“我讨厌干土司。”但父亲还是抹上黑莓酱吃下去。

天泰听着花园里的鸟叫声。现在还不能问童子军旅行的事。他们得锁在屋子里头,渡过另一个漫长而无聊的一天,只因为父亲怕他们被人绑架。

“米勒人该到了。”母亲柔声地说。每个人都往上看,连父亲也假装在看现在几点钟。机器人管家清了盘子,他们满怀期待坐在原位,往门边瞧。

“他迟到了。”母亲说。

“他老是这样。”父亲说。

天泰感到一丝背叛的喜悦。米勒人是父亲唯一无法驾驭的人。米

库达才四岁，所以还没有童子军服。他穿的是灰色T恤和短裤。

“早餐！”门打开时发出声音。三个孩子排成一列走进房间。十三岁的天泰在最前面，再来是十一岁的丽塔，天泰心里觉得有点尴尬，因为丽塔和他一样高。库达排在最后。

母亲坐着对他们微笑。她一生长白洋装，冷静而优雅。她玩着盘子上的香瓜。

“该到的都到了。”父亲说，“丽塔，别无精打采的！”当他从上位走过来，这些孩子都死命地站得笔直。父亲身着将军服，厚实的臂膀上滚着金饰带，胸膛别满勋章。现在是早餐时间，加上天气暖和，因此帽子留在托架上。

“库达，衣服下摆没塞进去，罚你做五下俯卧撑。丽塔，肚子缩进去，你又不是西瓜。天泰……”父亲停了下来，天泰觉得前额冒汗，焦急不安。他爱父亲，但有时希望他不要那么军事化。他怀疑父亲会命令高挑、精心打扮的母亲也一起入列，排在队伍后面。不过就算发现母亲的衣服有一丝脱线，父亲也不敢罚她做俯卧撑吧。

“天泰通过检查。”父亲说着走向座位。天泰松了口气，但不敢表现出来。通过检查几乎是父亲唯一的赞美。也许这时他可以问那个问题。

他们坐下来，但事情马上开始接连出错。机器人女仆把粥倒在桌巾上，随即送回厨房重新调整。接下来，机器人管家接管用餐事宜，他不肯多给一些糖，因此丽塔生气了。声音全息记录器^①在父亲椅旁嘈杂不休，直到父亲接起来为止。

各地报告一一传来：屏幕上闪动着救火车和救护车的照片。因为没事做，天泰懒洋洋地盯着屏幕。假面人是在父亲执行打击犯罪行为行动后唯一存留的帮派组织，他们在购物中心放置炸弹，烟雾弥漫的现场里抬出一具具罹难者遗体，统计数字在屏幕下方跳动不已。天泰别过头去，这些事发生在遥远的地方，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该死的假面人！”父亲对着声音全息记录器大声怒骂，“帮我转接

^① 声音全息记录器 (holophone)，备有三方视讯屏幕的电话。

上胜利的雄兽，而狮子是父亲的象征图腾。

之后他改成演说，描述父亲的英勇事迹。他列举冈瓦纳^①恐怖组织攻击总统住家时，父亲如何救出总统，并受任为统帅。他又用不同的景象形容父亲打击帮派那段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当米勒人滔滔不绝时，父亲脸上的线条慢慢放松下来，他的眼神如梦，遥远而涣散。

天泰心想，这可真有趣。当父亲放下牵绊和急躁，马兹卡将军就成了他最想要的父亲。

接着，米勒人提到母亲伟大的化学发现以及在大学里担任教授。母亲眼中闪着光芒。他接着称赞丽塔赢得了国家科学奖。他形容她胖乎乎的快乐模样，说那是代表着极致的美丽。丽塔脸上的不耐也消失了。

歌颂者说库达比同年龄的小孩聪明两倍，也没有一般孩子胆小。库达很勇敢，就像一头小象跃跃欲试，随时准备应战，如同他父亲。库达畏怯地皱起眉，仿佛敌人就在面前。

当米勒人转向天泰，他挣扎好一阵子。米勒人老是把他的留到最后，天泰猜想，也许是因为感受到抗拒吧。天泰不喜欢歌颂者的力量压过他。当然他信任米勒人，也相信没有人比米勒人更关心他。事实上，他喜欢米勒人不下于自己的父亲，但问题是，他总是没办法记清米勒人到底说了什么。在米勒人的歌颂之后，他会有一阵子感到犯困及呆滞，因此必须要努力避免自己神志不清。

大多数时候，他赢了。

天泰冷静地听米勒人描述他游泳的得奖纪录，以及赢得了童子军勋章。当听到他在一场划船意外中救了丽塔，天泰的身体轻轻晃动着。接着，米勒人恢复到传统的歌颂方式：

他往前探险，就像先祖顺河而下，发现了新大陆；

和他们一样站在山冈上。

当闪电降临，他们勇气大增。

① 冈瓦纳 (Gondwana)，靠血腥战争赢得非洲北部的大国。

勒人的鞋子很脏，衣服上的扣子掉了也从来不补。他花三小时吃午餐，而且把他该监督的功课折成纸飞机。天泰、丽塔和库达还得掩护他。

“我再派管家去看看。”母亲叹息说。

“如果他是我的部下，我会要他做五十下俯卧撑。”父亲说，“不，一百下。”

花园的洒水器启动了，湿泥土的味道从窗户飘了进来。天泰不禁想到印度洋上的暴风。他想起先祖们望向空中，朝着降下的甘霖微笑的脸孔。他们歌颂马渥伊神，打雷是他的声音。他们也赞美象征大地之母的摩多罗神^①。

丽塔在桌下踢天泰，低声说：“醒醒！”

当父亲望向这一端，天泰赶紧坐直身子。

“怎么可能？已经七点半了！”米勒人的声音从走廊那端传了过来，“我真的设了闹钟。喔，亲爱的大家，我真坏。”他迅速进门，轻拨苍白额上一撮金发。

“啊，你们这么有耐性，真是太棒了！”他大叫，“我何其有幸遇到你们！我告诉其他的歌颂者说我为伟大的阿玛迪斯·马兹卡将军工作，他们都嫉妒得发狂。”在父亲回应之前，米勒人开始歌颂。

天泰听过他用不同的方式歌颂。那是古老的习俗，为了唤醒可见与不可见世界里的各种力量。那是音乐也是诗歌，但大多数时候，是用来医治灵魂的药。有些米勒人有办公室，为民众服务。更多人在医院里做事，还有一些则是在像马兹卡这样尊贵的家庭里工作。

他站在桌前，列举每个家庭成员的光荣事迹与优点。

今天这地方充满了嘈杂与欢乐。

引领将军的神灵，像一棵树，站在我们面前。

所有惧怕的人，在他巨大的阴影下得到庇护！

天泰发现这次米勒人用传统诗歌作为开头。他把父亲比喻为草原

^① 摩多罗神 (mhondoro)，绍纳语，指狮神或大地之神。

由于年龄差距，孩子们的学习内容自然不尽相同，但暖身运动都一样。除了太极，也有些基本动作，像是原地跑步和弯腰触地等。丽塔从来都碰不到脚趾头。最后，他们一起喊军事口令，这是库达的最爱。

库达用力吼，老师说：“很好！”

他个子小却十分结实。丽塔说他像煮到只剩骨头的牛。

暖身之后，丽塔和天泰学习战略，库达在旁边玩耍。天泰读《孙子兵法》，丽塔读着朱利斯·恺撒的《谁在乎罗马人如何筑路？》，并埋怨说：“他们应该待在家里狂欢。”

“知识就像盖房子，万丈高楼平地起。”老师说，“即使知道如何盖屋顶，但如果不会打地基，还是不行。”

老师完全没有幽默感。不过，天泰还是觉得读兵法比武器练习有趣得多。他们学会如何使用弓、箭、矛和双节棍^①。每个月父亲还会让他们飞去警察步枪队练习区一次，认识更多的现代武器。

天泰喜欢学这些技能，不过他的想象力有些太过丰富。当他把矛插入花园的沙袋时，他会想：不知道拿矛射人会是什么感觉？接着，他开始想象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

“别发呆！”老师大叫，“如果不集中心志，敌人就会乘虚而入！”

天泰面红耳赤。老师一定会向父亲报告的。课程结束之后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当老师去报告进度时，孩子们坐在草坪上喝牛奶、吃饼干。

“幸好，这种课一星期只上一次。”丽塔说。

① 双节棍 (nunchucks)，原文为 nunchaku，日本冲绳方言，一种由绳子或链子把两节木棍连接在一起的武器；变种的少年忍者龟身上会带着双节棍。

天泰陷入迷惘。或许是因为早上做的那个梦。好像又闻到混杂了远处花蜜的木烟味。他走在一条小径上，看到前方狮子足迹如花朵一般，印在尘土上。那狮子在不远的山坡上等着，抖动着狮鬃，低语着：“跟我来。”

天泰醒来，他不知道白日梦做了多久。大家带着满足的微笑坐在桌前，花园里有只微晶片处理器做成的鸟悦耳地叫着。

“嗯。”母亲轻叹气，伸长臂膀。丽塔打个哈欠，戳了库达一下。

父亲低沉地说：“你不用做伏地挺身。”米勒人恭敬地鞠躬退下。房间慢慢恢复到原本的状态。对天泰来说，就像是在水中走路一样。

父亲躺在摇椅上，两腿往前伸直。他仁慈地对家人微笑。现在是问旅行的好时机，但天泰和父亲一样都有点呆滞。他知道应该要问，要是能回到歌颂时那样舒适就好了。

声音全息记录器响了。“图书馆！”父亲从椅子上起身，下令说。声音全息记录器跟在他面前滑动，一起穿越走廊。图书馆门关了，而天泰也失去良机。

“什么时候走？”当挂在大厅的老钟报出八点三十分时，母亲收齐了上课用的笔记，有点漫不经心地把孩子们叫来面前说，“你们的课是不是……记住武术老师九点钟会来。告诉米勒人我已经将储藏室设定好了，它会准备营养午餐。而且这次要看你们确实把午餐吃掉。”她严厉地看着丽塔。她又说，“库达，你不要再玩杜宾犬。它的链子快断了，坏小子！天泰，我希望你看好他们两个。”由于长型高级轿车在反作用力板^①上待命，她温柔地拍拍他们，然后夺门而出。

三个孩子向开往大学的大礼车挥手。丽塔说：“哎，真无聊。武术老师已经来了。”

① 反作用力板 (Antigrav pad)，一种反重力物件，用来让疾驶的公车、计程车或轿车减速的工具。

但他需要一枚探险勋章，这样才能变成老鹰童子军的一员。

但是，在自家花园能有什么探险呢？

“我要问问父亲打算怎么做。”天泰站起来。

“他一定会打退堂鼓。”库达跟丽塔说。

天泰穿过走廊，走向图书馆。那是父亲最喜欢的地方，里面布满投影屏幕，通过这些设备， he 可以和外界保持联系。图书馆很漂亮，存有古书的书架延伸到天花板，空气中有股皮革和尘埃的味道。地板上铺了波斯地毯。台灯的染色玻璃散发出温暖的光辉，和屋内其他角落的光线大不相同。天泰对父亲能自在地置身于这样的艺术气息中感到惊奇。因为他通常只对机器有兴趣。

只有少数人能进入图书馆。也许，这也是少数能够让父亲感觉安全的地方。天泰现在明白原因了：它位于房子的正中心。

现在门开着，表示老师还在里面。天泰停下脚步。“他老是心不在焉。”老师在里面说，“我跟他一起努力了这几年，但老实说，我不认为他会改变。他老是恍惚失神。”

“用力敲他的头，应该可以把他打醒。”父亲低声咆哮。

“相信我，我试过。他想得太多了！但是战斗时不允许思考，这对战斗并无助益。”

“你想说什么？”

“他不适合从军。”老师说，“对不起，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件事。而你另一个儿子就没问题。他是头小狮子。”

“你——”天泰听得到父亲猛然起身，“你说我儿子是个懦夫？”

老师沉默。天泰屏息。

“也不是。但他对其他人的痛苦有感觉。这是军人的致命伤。”

天泰往墙上靠。他觉得老师才不会聪明到发现他在偷听。

父亲往后坐下，大声叹气，他说：“我得认真考虑这件事。”

“希望如此。接下来，我有另一件事想说。”

“换个话题也好。”

“很多人担心和冈瓦纳的贸易协定。”老师说，“这提供了太多进入我国的入口。”

“我也这么想。”天泰说。

“我讨厌运动!”

“你们两个真没用。”库达说着拿了一颗石头，朝着机器犬的狗窝丢过去。

大多数的上午，丽塔和天泰透过视讯屏幕^①上课，库达偶尔会加入他们。他们学习生物、非洲历史、数学、物理还有一种外国语。天泰学的是中文，丽塔学法文。三个人都要学绍纳^②语，那是津巴布韦的官方语言。下午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写功课上，并通过电脑把作业传给老师。晚餐之后，就会收到老师传回的改完的作业。

自有记忆以来，天泰都是用这种方式学习。他从来没去过嘈杂的学校操场，也从未参加过球队，或在拥挤的桌上和其他孩子一起吃午餐。这全是因为父亲太担心他的敌人。孩子们会跟父母亲一同出门拜访友人，有些人家里也有小孩。但那样的聚会令人别扭。天泰觉得很难跟好久才见一次面的人交朋友。

“你要不要问他童子军旅行的事?”丽塔说着，用饼干碎屑喂着排成一列的蚂蚁。

“有机会我会问。”天泰抬头看着墙上的防御设施，包括导电铁丝、警铃还有机关枪。大门要有通行卡才能打开。父亲偶尔会给米勒人通行卡以便补给品运进来。但限用一次。

“真是胆小鬼。”库达边说边把另一颗石子丢向狗屋。杜宾犬起身防备，一开始先竖起颈毛，但由于吠得过于激烈，以至于栽了跟斗。它背部着地，歇斯底里地吠着。库达大笑。

“总有一天狗链会断掉，到时你一定会后悔。”丽塔说。

“才不会，它认得我的味道。”杜宾犬退回狗屋，但在里面吠了好一阵才停下来。

连童子军会议也是通过投影屏幕进行，天泰郁闷地想着。荣誉勋章都是邮递寄来的，这些都是在花园或是父亲信得过的场合中赢到的。

① 视讯屏幕 (holoscreen)，可供三方通讯的影像屏幕。

② 绍纳 (Shona)，津巴布韦主要种族，是由许多同类的部族所组成的。

“我倒想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老师冷冰冰地说。

“在我的房子里不准有人监视我！”父亲大骂，“你们都知道：只有懦夫才会躲在门边偷听。你如果觉得好奇，就问出来。不要鬼鬼祟祟的！麦维^①！”他粗鲁地转过身，跟老师一起走回图书馆。砰的一声摔上门。

天泰浑身发热。父亲强而有力的声音在他耳际盘旋不去。他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手足无措。接着他回到房间坐下来，闭上眼睛，眼泪跟着掉下来。但他没出声，不想让丽塔和库达知道他在哭。没多久，眼泪干了，留下的是一道深深的悔恨。如果不当军人，他擅长什么呢？还有，懦弱是不是跟耳朵一样，与生俱来，并且甩也甩不掉呢？

大礼车在反作用力板上停下，嗡嗡作响。天泰望着明亮的天空。他看到轿车司机、老师和父亲。他们大概要去跟母亲会合一块吃午餐吧。库达和丽塔在花园里向轿车挥手。

天泰发觉笼内一阵骚动。八哥鸟正猛力撞着强化隔板^②，想飞出窗外。“你也被困住了。”天泰说。轻轻地把它移到桌上，他从口袋里拿出饼干碎屑喂它。但八哥鸟一直望着窗户。天泰检查它的翅膀，主要的羽毛已经长出来了。他记得当初米勒人故意扯下八哥鸟右侧的羽毛。因为重心不平衡，八哥鸟就不会飞走。

但是米勒人经常忘东忘西，这件事他也忘了。现在它飞得很好。天泰打开窗，等着。这只鸟迅速朝他的方向看了看，再次飞向窗户。而这次没有阻碍。它飞出窗外，发出响亮且讶异的嘎嘎声。它知道好运来了，于是越飞越高，跟在车子后方。

八哥鸟飞过花园墙壁时，扬起一阵温暖的气息，越过了导电网、碎玻璃和机关枪。最后它变成晴朗蓝天上的一个小黑点，有些摇摇晃晃，最后消失了。

天泰有些后悔。他关上鸟笼，收进衣柜。这下子，八哥鸟自由了，头也不回地飞走了。

① 麦维 (Maiwee)，绍纳语。指我的天啊！表惊奇、不相信、嫌恶之意。

② 强化隔板 (force screen)，半渗透性强化板，可使空气流通，但是蚊子飞不进去。

三

天泰走到花园，他看到丽塔和库达正在摇醒睡在蓝花楹树下的米勒人，他躺在躺椅上，从他身上成堆的紫色花瓣看来，就知道他躺在那里很久了。

“快点嘛，米勒人！”丽塔嚷着，“打开储藏室，这样我才可以重新设定。”

“我们把躺椅翻过来。”库达提议。这小男孩试着提起椅子脚，但躺椅太重了。

“父亲走了。”天泰说。他知道怎么刺激米勒人。于是这人张开了一只眼睛。“还有母亲也是。”天泰又说。

歌颂者坐了起来，伸伸懒腰。他大声说：“这真是美好的一天！看看这蓝天！蓝花楹树的花朵落在绿色草地上，岂不就像一张棒极了的地毯吗？”

“来嘛！我得在储藏室开始烹煮之前，重新完成设定。”丽塔拉住米勒人的手，库达则抓住他的另一只。他们一起把米勒人拉向厨房。控制面板在锁住的玻璃门后面，米勒人把拇指放上去，嗡的一声，他的指纹核准了。又一声响后，门向墙壁的一侧滑开。

丽塔进入储藏室，库达大声欢呼：“耶！”天泰知道身为大哥应该阻止这一切，但他还在为图书馆的对话闷闷不乐。他们并不常独自在家。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在家，即便他们忙着自己的事，米勒人都不敢干涉孩子们的日常活动。但这个米勒人却常这么做。

库达问：“午餐吃什么？”

丽塔叫出原本的菜单：“大豆汉堡、炖萝卜和糙米。”

“恶！”

“你们想吃什么？”

“腊肠和洋芋片！”库达大声说，“烤饼、果酱和鲜奶油！”

“冰淇淋和巧克力酱！”米勒人大叫。

“有脆皮烤鸡和炸虾！还有法拉婶婶的起士蛋糕。”丽塔起劲地打字。

“我们不吃蔬菜吗？”天泰问。

“那就帮你点一颗番茄。”丽塔打完了。“好了！”她往后退，看着储藏室嗡嗡作响，并且发出喀嚓声。几分钟过后，当盘子上堆满食物的时候，香味也一阵阵传出来。

米勒人把厨房窗户打开，冷气机随即发出嘎嘎的抗议声。丽塔把它关掉。微风吹进屋内，闻起来有刚修剪过的青草香气，取代了房里的空气——虽然那没什么不好。所有的花粉、尘土和污浊都被滤掉，人工香气盖过了平淡无味的空气。屋内的空气其实还好，但外面的空气明显有趣得多。每次父母亲不在家，孩子们就会打开窗户。

库达把鸡骨头扔到地板上，机器人忙着收拾。米勒人只顾着说话，汤匙上的冰淇淋融化在他的衣服上。他说起关于南方古迹的大津巴布韦城以及建立绍纳帝国的摩洛曼塔巴王。

当米勒人描述当时的情景时，天泰想象着摩洛曼塔巴王出巡的样子。他忠实的侍卫带着战斧和锐利的猎矛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两个人，他们用竿子抬着仪式用的鼓。行进时，鼓也持续咚咚作响。国王坐在轿上，旁边围绕着歌颂者、乐者和舞者。“日与月的主宰之王来了！夜里潜行的狮子来了！”他们随着拇指琴^①、铁铃和舞者脚上的贝壳脚环吟唱。四周的红土飞扬，昭示着王者即将到来。

再后面是女人背着摩洛曼塔巴王的日常用品，朝臣扛着家具，最后是一大群士兵。

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听到王者之鼓，人们就会丢下手边工作，跑上前向他致敬。用餐时，仪式用的椅子会被摆在空旷之处，女仆跪着呈上食物。其他人围成一圈，等着听他口中说出来的美言，并且跟着重复，以便让后头的人听得到。

“希望我就是那个国王。”库达赞叹说。

① 拇指琴 (hand piano)，非洲的拇指琴 (Mbira)。